

春秋大全

廿五之廿七



太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書
五	六	三	
四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一	漢
		二	書
三	六	三	
五	四	三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3
冊數	54 (39)
函號	275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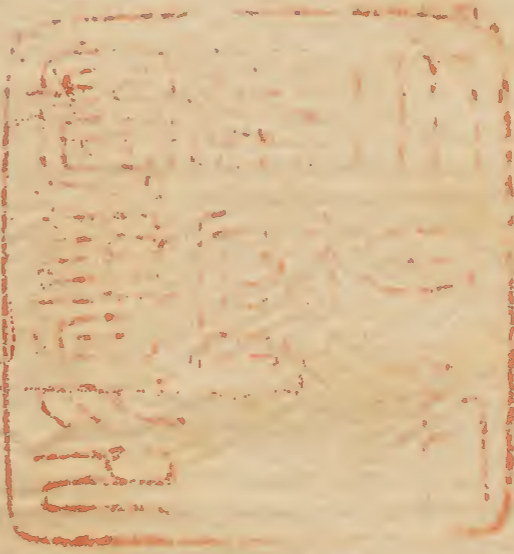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文庫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奴之子四
因事有功曰襄 位三十一 年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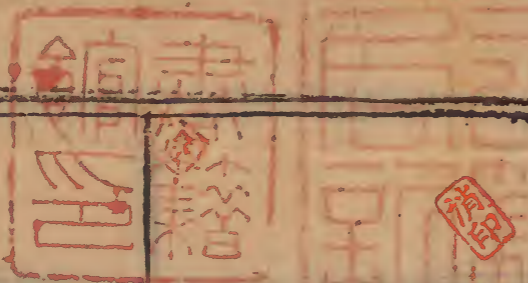
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 襄公二十八年 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魯 桓立襄七年 僖公卒簡公立

齊 魯 襄公十五年 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 公元年



晉

為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

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

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為政襄二十五年

衛

是為殤公襄二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

歸于衛襄二十九年

蔡

魯襄公弒子靈公般立景

曹

魯襄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

陳

魯襄公四年成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句立襄

薛

詳見僖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商為令尹襄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

卒邾敖 為令尹襄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

卒邾敖

秦

詳見僖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

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及昭公元年

巳

簡王十年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

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年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計
魚石故稱宋且不在彭城者歸實諸郟立齊人不曾彭
人以字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郟立齊人不曾彭
城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郟立齊人不曾彭
華元曷為與諸侯入是為罪也楚已取彭城矣曷為與魚石
何罪曷為與諸侯入是為罪也楚已取彭城矣曷為與魚石
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也正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然
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
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

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
則無以見魚石之不在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
叛之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
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
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
抑強夷臣而黜之故雖入于楚也子楚子楚子楚
使臣叛受其封於天子所惡也劉氏曰楚子楚子楚
凡諸侯獨失於王天者固強其地不道樊於宋所以
者不獨失於王天者固強其地不道樊於宋所以
故宋雖失於王天者固強其地不道樊於宋所以
出奔七年失於王天者固強其地不道樊於宋所以
曠之君納也必於彭城已世子嗣曠若以居魚石矣於其
得之君納也必於彭城已世子嗣曠若以居魚石矣於其
圖之必乎曰宋彭城已世子嗣曠若以居魚石矣於其
之於必乎曰宋彭城已世子嗣曠若以居魚石矣於其
戚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彭城戚不與夷狄
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彭城戚不與夷狄

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
 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虎牢師之險
 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成鄭虎牢師之險
 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
 楚立以不書備為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書
 宋為全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
 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
 師晉師自鄭以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
 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郕鄭地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

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

諸侯而使韓厥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傳

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

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

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

曰自鄆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申
 救鄭皆不欲重勤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當鄭不欲重勤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心且備不楚師之勤也汪氏曰齊桓使次于鄆
 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鄆
 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鄆
 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為善而重民命之
 韓厥荀偃帥師侯之師伐鄭入其郕又謂以郕之

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
 知傳妄也盧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
 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
 晉而未有次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逐合諸侯討
 猶未以彭城于楚厥下師是方矣而五國之大伯
 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
 刺其欲救宋而不可廢也何氏非以為然亦足以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
注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
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之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
 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
曰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
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故於諸侯猶之可
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
乎按禮聘好縱彼未聞赴而魯亦豈可晏然受之
崩大廟火日食后夫入喪雨霑服失容則非春
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人喪雨霑服失容則非春
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五

三

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

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釋服人子安而行

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位則邾子來朝而諸侯無始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

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見之作三綱五常之道與

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諸侯禮也童子朝于天

不朝而聞天王不朝者天子不與諸侯禮也童子朝于天

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無周旋之禮但於君父非

歲即位而小國來朝亦不奔天之禮但於君父非

取可未去則賤○歲已不子蜜不之位之

取可未去則賤○歲已不子蜜不之位之

庚寅元年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

五秦景六楚共二十桓六十六宋平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

師者非所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七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

公之為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擯以自為視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降福孔偕

論占困反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日非異人任寡人也若皆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矐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甯殖如故而稱于前事也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甲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師少也季氏曰集義曰上言鄭伯論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為其喪也張氏曰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不待變文而後為其喪也罪不待貶而見矣○劉氏曰穀梁云稱之則茲伐喪其稱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卒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何然也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節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

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至
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
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
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備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
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杜氏曰齊姜與穆姜
身而葬速唐陳氏曰穆姜有美擯頌琴文子取之
以葬公羊不知婦
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
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
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
不言取之鄭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此其言遂何
為不繫乎鄭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程子曰
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馬內鄭也程子曰
設險所以守國也張氏曰故東號之邑鄭城號為制邑
鄭責其不能守國也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輿地志河東
地極高與天為黨魏之安邑王氏曰通鑑烈王七
有太行羊頭山乃堯魏之安邑韓氏曰通鑑烈王七
按魏本都安邑乃堯魏之安邑韓氏曰通鑑烈王七
舜舊都即鳴條之野燕之榆關輿地志榆關一夫守之

之可以吳之西陵注氏曰吳志陸州曰西陵國之

當百陵蜀之漢樂漢音洛注氏曰蜀志建興七年築

即夷陵蜀之漢樂漢音洛注氏曰蜀志建興七年築

荆雍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引秦梁路通地有所

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穿堂胡氏

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

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

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

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

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

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永嘉呂氏

言爾然則城不虎牢亦鄭不能有也齊桓公

曰虎牢然則城不虎牢亦鄭不能有也齊桓公

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邑私制之故以彭城非宋有

也伯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也鄭主之國地非鄭繫之宋虎牢鄭制以興乎中

牢故曰非聖人莫能脩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也
 國之邑相與許之而不正也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
 征伐故聖人不繫之而皆所以與晉也汪氏曰自平
 言伐取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焉然齊桓東後失
 其地鄭厲公納虎惠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東後失
 說申侯而與公之虎牢則固未嘗以國若黃絃若
 輕重也迨悼公噬靡遺則近楚微國若陳若蔡若
 亦羣舒之類吞夷於靡遺則近楚微國若陳若蔡若
 大國又屈而於楚將越鄭而東躡之險以室懿若庸
 即與之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險以室懿若庸
 淪胥於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險以室懿若庸
 而與中夷者幾希矣故虎牢之險以室懿若庸
 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
 為中鄭謂外也夫以子之增損經氏曰以公羊云不
 若言鄭謂外也夫以子之增損經氏曰以公羊云不
 伐李氏曰謂外也夫以子之增損經氏曰以公羊云不
 為罪鄭曰謂外也夫以子之增損經氏曰以公羊云不
 亦罪蓋此年城之不守以係下陽不繫國失險城虎牢
 繫鄭者蓋此年城之不守以係下陽不繫國失險城虎牢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偏子重
 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殺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
 嬰齊壬夫畏其偏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
 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
 著楚之所也
 不競於晉也

辛靈王三年
 卯二年
 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
 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其甲三百被練八千以侵吳人而擊之既飲至三日吳人者組甲十駕良不百而巳子重歸之良也君子謂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御子重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卒如所亡楚人以是失御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卒也
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卒也
與晉讐此共王之所書伐吳何春秋曰於楚是楚未嘗無
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悉書之吳伐楚必若吳楚未嘗無
差等也故楚則其但悉書之吳伐楚必若吳楚未嘗無
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與楚必若吳楚未嘗無
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吳中吳與楚必若吳楚未嘗無
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廬諸侯併力謀
李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七始於此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以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將君是望孟敢不稽首杜氏曰稽首尚不知諸君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地知先立乎其大夫者春秋諸侯之去其國也長檮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出國都於諸侯故
此悼公之敬也注氏曰長檮晉侯出國都於諸侯故
三馬晉襄公首以陽處父盟君朝晉而盟者四國有
靈公亦與公檮有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
與公盟伯長檮有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
之意復魯伯也廬陵李氏曰此與魯悼公之謙宜悼公
同能復魯伯也廬陵李氏曰此與魯悼公之謙宜悼公
於此蓋魯伯也廬陵李氏曰此與魯悼公之謙宜悼公

公至自晉

何氏曰盟不入國都謙

附錄

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問
戰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午也稱解狐其讐也
初善矣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論立其道蕩蕩其一官而三物成
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一官而三物成
解狐得舉初午得位伯華得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能以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台諸侯使士句告
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虞之不戒寡君願
與一兄弟相見以謀之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
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雞澤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
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司
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
于翟泉會王人也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
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病楚也
宋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
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

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
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
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
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
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
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鄭服
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
曰晉悼公始合諸侯會單子諸侯下已於同於城
止蔡立異矣故書公侯尊單子諸侯俾之下於同
澤所以訊其濟王宮於諸侯而例之於新於城同
不不足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於城同
假書也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於新於城同
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公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其日同盟
上書會而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其日同盟
王臣與盟而諸侯則齊桓分罪也葵立之諸侯
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分罪也葵立之諸侯
立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見於趙盾
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之也此盟非見於趙盾
同文以見之在諸侯之分所以不盟繫日於趙盾
陵李氏曰日在諸侯之分所以不盟繫日於趙盾
會與盟異日惟新與舊者非甚美與惡則仍舉重
之例也此例惟新與舊者非甚美與惡則仍舉重
侯行盟禮故云其日會與舊者非甚美與惡則仍舉重
別日又行盟禮故云其日會與舊者非甚美與惡則仍舉重
止葵立再書地同者以不隔乎是也其不即行會禮
又曰鄭子展曰五年雞澤之信今將皆之蓋鄭氏得首
始於雞澤故曰五年雞澤之信今將皆之蓋鄭氏得首
年於雞澤故曰五年雞澤之信今將皆之蓋鄭氏得首
意矣自八年邢立之後鄭與會五年今將皆之蓋鄭氏得首
鄭徙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立皆鄭故也

春秋左傳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
 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廬陵李氏曰及陳
 袁僑盟與注曰國喜得盟陳與佐不齊而喜服楚同
 陳者公羊注曰而大夫盟與與梁夫盟此對君私盟慢
 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于宋
 意緩至十餘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極也又曰慢于宋
 再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宋以見之
 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宋以見之
 其進盟之逼也又曰陳自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以見
 十年今始如會也又曰陳自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以見
 以戊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五年晉會成
 無陳矣

附錄

左傳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何辱如謂之必殺逃刑其將來對曰絳無命焉
 志終君不辟授僕罪不逃刑其將來對曰絳無命焉
 言其魏絳曰至授僕罪不逃刑其將來對曰絳無命焉
 讀其書曰君授僕罪不逃刑其將來對曰絳無命焉
 師不武執事有死無犯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君

秋公至自會

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誅之而罪重敢有不
 言親大命寡人之過也刑子無重寡人之弟弗敢以訓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刑子無重寡人之弟弗敢以訓
 請晉侯以魏絳為之過也刑子無重寡人之弟弗敢以訓
 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後與之禮食
 奄○楚司馬公何忌侵陳陳士富為後與之禮食

辰三年四年
 靈王
 晉悼四齊靈十三
 衛獻八
 蔡

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十七(秦)
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成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雖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國行禮焉而不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禮記祭法魯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夫

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削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名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微諱作足證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之淳二名皇帝名昞諱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也制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三又子不拜歌命辱於三
 拜君獻子使行以樂以辱問之曰天子吾子舍其大
 先君細敢問禮籍之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臣以享
 其弗敢與聞文王也兩君相見樂也臣以不勞使臣
 臣弗敢與聞文王也兩君相見樂也臣以不勞使臣
 君所重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使臣曰必於周臣聞之
 敢不重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使臣曰必於周臣聞之
 訪問於善為容者華君詢禮曰為度於周臣聞之
 為謀臣獲五善容者華君詢禮曰為度於周臣聞之
 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子故廬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左傳秋定姒薨不嬪于廟無觀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授

其答初季孫為已樹大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
 木季孫曰略匠必慶用蒲圃之價季孫不御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氏曰成公
 妾襄公母如如左氏所高氏曰襄公以夫葬之禮卒之
 淡氏曰若如左氏所高氏曰襄公以夫葬之禮卒之
 文當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誤在此耳此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
 於夏矣注氏曰陳即中國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杜氏曰定蓋也喪以
 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繼二禮葬三日爾
 陵許氏曰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繼二禮葬三日爾
 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欲不以此葬速禮略也
 氏曰定姒宣襄昭四妾母之觀此葬速禮略也
 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之背逢先君之意而
 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
 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并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
 告僕夫虞武不可重莫如不懲乎於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
 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邠振鄆不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師也戎狄事焉不鄰振
 侯威懷三也德綏遠師也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遠師也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說使魏絳盟諸戎救鄆侵邾敗于狐駘之國人
 皆鬻魯於鄆是乎始鬻鄆國人誦之曰狐駘之國
 於孤駘我君小朱鬻鄆國人誦之曰狐駘之國
 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 四年 **五年** (晉悼) 五 (齊靈) 十四 (衛獻) 九 (蔡)
 哀公 溺元年 (杞桓) 六十九 (宋平) 八
 秦景九 (楚共) 二十三 (吳壽) 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是危道也著公不出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
附錄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于晉晉人執
 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戊也

夏鄭伯使公季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汪氏曰發子產父
 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
 以息兵脩好也廬陵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
 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
 盛者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魏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大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公羊傳曰叔孫豹
 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故相與往始乎
 率而與之俱蓋勇出也言將與之俱也故相與往始
 也言將與之俱蓋勇出也言將與之俱也故相與往始
 取後乎言柰何言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殺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杜氏曰巫與
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之比之魯大夫何氏曰巫與
鄭前夫嫁人妻公母姊妹之夫無子欲立其女孫始即
時外孫鄭子愛後夫夫人無子欲立其女孫始即
有外孫鄭子愛後夫夫人無子欲立其女孫始即
也齊人語劉氏曰附庸故不相與魯之患求為附庸始即
定鄭也魯不能守其國故相與魯之患求為附庸始即
稷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相與魯之患求為附庸始即
附庸非也魯不能守其國故相與魯之患求為附庸始即
君庸不能以命其父故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有國而私屬於人魯失正矣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王如晉故不書相與不書晉之私屬也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子如晉故不書相與不書晉之私屬也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屬之比諸曾大夫而觀之是推天亦謂也皆不臣之請於晉而
也故參議之魯大夫而觀之是推天亦謂也皆不臣之請於晉而
霸主之誓以皮帛繼子而為明無益矣莊氏曰則諸侯之
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而為明無益矣莊氏曰則諸侯之
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夫以大夫之禮也
當小國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夫以大夫之禮也
叔豹之節世子如晉故不書相與不書晉之私屬也曰叔孫豹正也魯不能守其國故

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也後皆無此例左氏
張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也後皆無此例左氏
莒人滅鄆氏之說本春秋之特筆前也後皆無此例左氏
其義必有所見也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于善道杜氏曰殺梁傳吳且請聽
會期故緩號從孫文子會諸侯于善道杜氏曰殺梁傳吳且請聽
伊謂稻緩號從孫文子會諸侯于善道杜氏曰殺梁傳吳且請聽
於晉故緩號從孫文子會諸侯于善道杜氏曰殺梁傳吳且請聽
吳善道吳不言及吳先名在善道二人杜氏曰殺梁傳吳且請聽
之故吳有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曰慕
會之期悼公志於親中悼公謝雞澤其風聲所及遠人曰慕
魯之特往會之則是以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此
大夫會特往會之則是以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此
之在吳故晉急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此
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毅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左傳早也高氏曰因早祭志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刑則無信而殺人以挺我亦高難乎憂事不令惟人來定已刑則無信而殺人以挺我亦高難乎憂事不令惟人成功社氏曰共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以國殺大夫三卿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經以國殺大夫三卿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能明法教以大夫三卿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戚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

也孫氏曰鄆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鄆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杜氏曰不復殊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

而又不恤中國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汪氏曰悼公之成陳不協而卒陳也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毅有莒子相子滕伯薛伯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諸侯既成之復為楚所敗故善之高氏曰陳之方附中國諸侯既成之復為楚所敗故又相救之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伐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書及楚師之來以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則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

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定僖公亂未啓也其子宿嗣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靈王六年 晉悼六 齊靈十五 衛獻十 蔡午五年 景二 鄭僖四 曹成十一 陳哀二 杞桓七 卒宋平九 秦景十 楚共二十四 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汪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勾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諂也子蕩怒以弓楛逐之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曰同罪異罕之門曰幾日而朝我從子罕善之如初高氏曰不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莒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莒有既亡國日卑國月夷狄不自知由別姓以莒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莒祭祀滅

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鄆甥立以爲後非公羊亦

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

姓爲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有父母之間父天而母地一本於宗支之屬身莫不有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屬身莫縷析所爲也聖人有作姓所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天承亦因爲夫性之自然所以不可合是豈性而已哉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而已哉

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
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不祀異姓以益祭祀如
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鄆謂其或曰鄆取
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
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與黃歇進李園之妹
於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
中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
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
不常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
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於陽夫以姊而適嗣夫
因言卑姬絕美者與居知言於太子子楚見為
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言於太子子楚見為
常伴怒既而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
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孫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無異姓郭槐欲充外孫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謚博士秦秀後曰充悖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
孫曰荒請謚後曰充悖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
度曰荒請謚後曰充悖禮溺人情以亂大倫昔鄆
為繼嗣者滅人國曰周衰倫教不明明如鄆者
往是時晉悼主盟於此垂訓焉苟為滅如鄆者
則哉劉氏曰五年吳穆叔人屬鄆為之國而莒實
聽命于會何所特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鄆使
於魯矣尚何所特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鄆使
廬陵李氏曰何所特書吳人滅鄆左氏已絕鄆使
非趙昭四年復有魯之說先儒以兵破鄆立祀
乎趙昭四年復有魯之說先儒以兵破鄆立祀
守之非類是使鄆不絕祀故事實耳莒公殺鄆
不敵非類是使鄆不絕祀故事實耳莒公殺鄆

魯取郕之故復書取也
魯得其實又曰四年公也
其冬邾人莒人伐郕
五年邾人觀郕太子巫孫
屬郕為不利使郕太子巫孫
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
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也盧陵李氏曰春秋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書魯聘邾止此一春林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張
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月齊侯滅萊
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也
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入萊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未入萊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殺之未入萊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辰滅之遷萊于欒宗器于
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稱名以賤之春秋
齊靈公滅同姓則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稱名以賤之
張氏曰子產獨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猷以下兼
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
其無以敢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六年七年
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
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

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勾元年宋平十
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郊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郊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
之後所封之國皆通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
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
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者亡乎人之辭也汪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禮為
禮朱子亦云四卜者蓋三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
今書四月而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
以譏非時而非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遺故書
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
朝亦始朝公也
費音秘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
媚於南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

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膏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汪氏曰此書城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而昭十二年書城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固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為季氏大夫也僖元年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嗣繼為南嗣欲出季氏自世卿而陪臣亦世邑昭十二年費弗克敗馬季氏不克以費叛南氏前奔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費宰定八年不狃帥費

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汪氏曰此書滕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以後螽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

附錄

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魚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為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其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亦可乎庶成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魚忘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從寡君寡君未孫子必所過君其少安孫子魚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孫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子而委蛇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登亦登茲仇之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鄆(穀)或作臨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杜氏曰鄆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鄆地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懷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書於是遽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鄆悼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

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駟相又不禮焉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將會於
 賊夜又欲僖公而疾之也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立之公羊傳曰者何隱也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此何以地隱也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諸侯諫不
 鄭伯將會諸侯于其地也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不若與楚會諸侯于其地也諸侯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於楚也諸侯諫不聽又
 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曰其生此見諸侯其會也諸侯
 志也禮諸侯也穀梁傳曰其生此見諸侯其會也諸侯
 名則何為加伯之會也諸侯其會也諸侯其會也諸侯
 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也諸侯其會也諸侯其會也諸侯
 而地其於外也穀梁傳曰其生此見諸侯其會也諸侯
 也其地其於外也穀梁傳曰其生此見諸侯其會也諸侯
 約也其地其於外也穀梁傳曰其生此見諸侯其會也諸侯

按鄭僖公三傳反林戀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

氏則曰以瘞疾赴也公羊則曰為疾赴也公羊則曰為
 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
 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偽
 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書也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
 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
 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
 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
 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
 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
 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
 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

楚處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家氏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以中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受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

善其志在於諸侯卒于境內不他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內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鄆何以其家也義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為變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文以起其見弑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胡氏曰鄭髡頑楚蘄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或引吳子過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巢與之射則鄭僖也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曰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陽生同為一廬陵李氏為一胡氏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弑其說似有見

卷之二十一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邢氏曰邢立故刑國河內平臯縣也張氏曰邢自邢立遷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戚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設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故邢立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孫氏曰邢立之會公在晉也晉侯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內魯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會諸侯之大夫也晉雖池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耳翟泉之盟晉雖池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虛行同盟首以仲孫蔑齊荏齊桓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之大夫盟陳袁橋焉今乎其間繼會而虛行同盟首而使人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於諸侯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不書季則疑於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也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華伯者苟且之政也季孫宿亦當不書且魯大夫之與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宿亦當不書且魯大夫之與晉侯也夫會則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

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散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違父兄即其子弟夫入愁痛不知所告民死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人三臣不能禁止不使一介行
武子使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李將帥諸侯以見
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嚮勾踐事吳以小
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
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
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
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
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
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
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
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
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
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高氏曰現左氏所載則子
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高氏曰現左氏所載則子
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
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誓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
角公實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承命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衛維受形弓於襄王以為孫藏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以禮汪氏曰
魯之季晉甚謹而成晉未命至君以禮汪氏曰
上鮒之四聘於魯則晉未命至君以禮汪氏曰
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
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

丁酉 靈王九年 晉悼公九年 齊靈公十八年 衛獻公十三年
八年 蔡景公二年 鄭簡公二年 曹成公十

四陳哀公五年 杞孝公三年 宋平公十二年 秦景
十三 楚共王二十七年 吳壽夢二十二年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
至徹積土塗塗大屋陳蕃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塗大屋陳蕃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

戊討左亦如之使樂崇刑器亦如之使皇創命守
正出馬工伯出宮二師令四卿正敬享宗用馬于
四癩祀盤庚于西門之道何故曰問於士弱曰吾聞
宋或食於味乎知有內商丘祀大為而火紀時焉火
心氏之食於味乎知有內商丘祀大為而火紀時焉火
因之故商王天大火商入閔其禍敗之曰火紀始於
以日知其有主也羊傳也曰必乎對之曰火紀始於
象不可知其有主也羊傳也曰必乎對之曰火紀始於
小者曰火然也則外災何不以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何也書記災然也則外災何不以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災也書記災然也則外災何不以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宋自昭穀氏曰以穀亂不志此何也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也昭穀氏曰以穀亂不志此何也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乎廬陵李氏曰以穀亂不志此何也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以故宋也范氏曰以穀亂不志此何也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告為故宋也范氏曰以穀亂不志此何也書言內言火者甚之也
鐵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政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從荀瑩于師之梁陳人薛人從宮括曹人於門
 起門于師之梁陳人薛人從宮括曹人於門
 杞人邴邴人從師之梁陳人薛人從宮括曹人於門
 侯曰脩器備盛中猴歸老幼居疾于虎牢青圍
 鄭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侯以之許以
 艾君不勞心小月人先王制也諸侯皆不
 乃許子成十公一月已亥同盟于戲也
 卿公子駢公孫子嘉公孫子為載書曰孫舍之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命是國使或異志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進唯晉禍鄭使介居二大
 有如此盟公不加德音趨而亂天要之國使介居二大
 其禮自祀其民不德獲享其利夫唯辛若禮與疆可
 底民者是日既盟不獲享其利夫唯辛若禮與疆可
 公孫舍之曰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
 也知武子謂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實不德而息師而來豈必獲

鄭人將至今日恃於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
 遠人將至今日恃於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
 諸侯復伐之十月陰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
 陰侯復伐之十月陰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
 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言鄭善得鄭也必大克之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鄭之見伐於楚子駢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其
 策未為失也而子駢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
 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青圍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人心者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
德息民於是有以歟○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
盛衰之下機也云諸侯復伐之十月氏門其諸侯
伐鄭重讒也古史或周正或用夏正亥作傳者承
蓋國之舊史也月數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亥作傳者承
兩國之舊史也月數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亥作傳者承
不左傳兩載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附錄 左傳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曰十而二年矣禮謂一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上問公年
子冠而生日冠禮也君可終以冠矣大夫君十五而生
子以先君之冠必以君之冠也今寡君禮行之以夫金石之樂武
兄弟之先君之冠必以君之冠也今寡君禮行之以夫金石之樂武
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還可與也請及

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還可與也請及
子以先君之冠必以君之冠也今寡君禮行之以夫金石之樂武
兄弟之先君之冠必以君之冠也今寡君禮行之以夫金石之樂武
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還可與也請及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曰吾盟固與夫國
盟口血未乾而皆晉不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與夫國
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故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
敢皆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

乃及楚平公之子罷我入盟之明神不蠲要盟皆之可也
王未定鄭而歸注氏曰楚書及者國君自將特強
軋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
鄭則鄭與楚可知矣所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帶
代鄭則鄭與楚可知矣所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帶

附錄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
積亦無困人自公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
特牲器無困人自公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
能與爭不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能與爭不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特牲器無困人自公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
積亦無困人自公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
能與爭不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戊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左傳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

公室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為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卒鄭

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
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歸不禮義盡矣非之故日而志
其罪也陳氏曰伯以陽子國之衆而遂滅陽子也陽子非
何說焉注氏曰陽子國及祖地皆在今沛縣乃陽子通
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以兵之會吳于陽而與陽而蓋春城
吳也後吳既會以悼公之兵而與陽而蓋春城陽而蓋春城
祖從夷狄繼事以悼公之兵而與陽而蓋春城陽而蓋春城
侯之霸夷狄繼事以悼公之兵而與陽而蓋春城陽而蓋春城
悼公之霸夷狄繼事以悼公之兵而與陽而蓋春城陽而蓋春城
者三王之罪人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子所以伯逐五霸
其日遂何不以中國之夷狄也注者言繼事之直逐不也
加日時實吳會諸侯從夷狄也注者言繼事之直逐不也
為主故加甲午使若日諸侯自中然公羊注亦以
為惡諸侯開道強夷說中諸侯自中然公羊注亦以
國不知何據始備一夷說中諸侯自中然公羊注亦以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伯遜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杜氏曰深諱若公
與上會不與下也○王氏曰此救前事者二事偶舉
其可道者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晉師伐秦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陽故也鄭背中國即
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先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
專言帥師與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
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
輒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帥師自是
再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三
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三

左傳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
吳滅偏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靈用其民矣為晉

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不此成於秦庶反以秦之兵力共
 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成於秦庶反以秦之兵力共
 不速救也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牛晉帥略之必也兵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也兵
 將若病不何子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
 必亡帥師不猶愈於亡國乎諸大夫皆以得罪於二國
 耳帥師不猶愈於亡國乎諸大夫皆以得罪於二國
 姜氏問曰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也兵
 曰征者喪雄禦如陵有大夫出而喪其雄於姜氏
 蒯獲鄭皇耳于大丘○利也夫圖之而喪其雄於姜氏
 我西鄙還耳于大丘○利也夫圖之而喪其雄於姜氏
 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
 况鄭乎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
 執政之有三士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其有災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伐我東鄙
 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
 于師故長於滕已酉諸侯于牛首求嘉呂氏曰齊光
 光以序諸侯上主會為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譏言
 專以強弱事勢為主先為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譏言
 而長四君蓋霸主諸侯之術也汪氏曰齊光以
 同盟澤會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比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明年兩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成先于鄭杜序莒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之世子誓于鄭杜序莒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侯國世子誓于鄭杜序莒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曰光世子誓于鄭杜序莒杞小邾之會相皆序小邾曰齊光
 序於薛伯巳列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仲子之言可
 夫之昭伯巳列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仲子之言可
 子而次昭伯巳列於諸侯之君者下考之仲子之言可
 男子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未誓於天子以下公世

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
侯乃還趙王鼓瑟如蘭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
秦王請趙王鼓瑟如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
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下暴盜思伐
賤者而鄭一鄉之禍三卿鄭近是乎陳氏曰盜自始
春秋之季小臣圖柄國皆公陪臣執國命也
卒之役諸大夫欲會以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
鄭之初僂如會以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
故駢者從夷之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
惡積而不可掩鄭人君討而發之惟駢所以始於不
稱殺其大夫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不
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賊子駢之罪豈可以失於
討賊之義耶不書大夫最得之夫賊子駢之罪豈可以失於

人則疑於雍厚又曰正義曰此言其者是身有
也君是臣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臣故書殺
其大夫文故不可得言其大夫申例而書曰盜鄭大夫
書大夫乎故不可得言其大夫申例而書曰盜鄭大夫
某大夫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鄭大夫
張氏得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鄭大夫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成子之書曰成鄭十一年諸侯之師城梧及制士魴
晉平楚師不進楚已亥與楚合諸侯以益驕驕於
陽可與戰將獨有武子楚欲退之今我逃楚而南至
則如死我將獨有武子楚欲退之今我逃楚而南至
不曰諸侯將獨有武子楚欲退之今我逃楚而南至
退楚必盟言我將獨有武子楚欲退之今我逃楚而南至
與楚不盟言我將獨有武子楚欲退之今我逃楚而南至
楚必救之戰而鄭不克為諸侯笑致怨焉不可而還其師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
孰成之諸侯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而序故言成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
也牢之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
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
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
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無所底告然後
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
繫於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
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馬猶前志也則可謂

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
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
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
而勞諸侯以成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
人之道乎故反繫之春秋書成陳者其悼人心不協保
悼公命諸侯成之春秋書成陳者其悼人心不協保
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
以逼之春秋書成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
反使楚人得歸則陳患之名也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後書陳侯逃歸則陳患之名也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不善而陳侯逃歸則陳患之名也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謂凡成不書惟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書之陳氏未為
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
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
著明也哉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虎牢聖人於

春秋大傳

二十六卷

七

其伐而不與其成也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公七年子重賈二年公孫穀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其惡而不可許之善以申成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其惡而不可許之善以也然聖人之作春秋夏人救衛夷也晉文公懷以中衛之過侯伯也楚滑夏人之蠻夷也晉文公懷以攻衛不其陵逼則書楚救鄭有救衛鄭省悼公據險以鄭肆不仁而逼則書楚救鄭有救衛鄭省悼公據險以衛而不謀夏不能保復楚救鄭有救衛鄭省悼公據險以商於楚此書楚救鄭有救衛鄭省悼公據險以悼公蓋或於書楚救鄭有救衛鄭省悼公據險以近功而肯大義諸大夫於此而言以遂服於晉悼公曰虎牢係鄭三義亦於此而言以遂服於晉悼公曰凡救者善則不可從胡氏蓋因羊文有楚救鄭之義又責伯主寡謀不之說亦發明為春秋特書之也

公室自伐鄭

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雖書與例不見晉楚二救之義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附錄左傳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不遂處之怒而奔使士及河王復之政王右伯與王叔為之宰與伯與曰昔平王東遷吾世皆從王其牲用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世皆從王其牲若備具王類之而賜之底乎且盟曰世皆從王其牲其富相也政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盟曰世皆從王其牲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實乎唯大國官之師旅無所左亦謂之使矣范宣子曰實乎唯大國官之師旅無所其契亦謂之使矣范宣子曰實乎唯大國官之師旅無所

故曰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
 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
 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
 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
 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
 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
 為臣季氏疆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
 阜地方七百里有三軍後以伯主之周公之宇云公徒三
 萬則魯本有復增置中軍幼弱軍故周公之征各事則三
 成或更互帥之今復三家以公幼弱軍故周公之征各事則三
 卿更或問王制大國三軍以公幼弱軍故周公之征各事則三
 也或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軍矣往自文宣
 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自文宣

而下軍政壞不補其闕自
 皆屬於公有事則不補其闕自
 乘必多於公有事則不補其闕自
 於叔孫穆子欲重所整頃武子欲專明約束一故請
 主一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二軍之數也謂之
 軍乎公無與為邑而公與焉三軍之數也謂之
 中是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始與晉悼興矣於惟胡氏
 曰是也魯自誤故三軍而謂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為舍中軍所誤故三軍而謂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氏曰費誓稱魯舊有三軍而謂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蓋是時軍政壞舊有三軍而謂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之名而專兵權也然春秋書作三軍
 貢重遂自戒為二軍至名而文公三軍然春秋書作三軍
 卿並將則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而後成二年四
 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而後成二年四
 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乘兵數廢闕及是三家以采
 分公室又壞已之私乘以復三軍之制是三家以采
 奪公室之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制其法則不
 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制其法則不

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制作
立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議也三軍魯之舊制
而亦書作學習其讀而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
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
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
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國君者僅擁虛器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禍權與
於此者固跋扈之成○趙氏曰公羊云諸侯一也按魯
臣負固跋扈之成○趙氏曰公羊云諸侯一也按魯
卿素已大有四五不止○禮也穀梁云諸侯一也按魯
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也穀梁云諸侯一也按魯
最為大國非一軍得之矣○盧陵李氏曰此條其制
家多從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
三軍而三家各以其一本故謂之作耳此處小室之
軍而三家各以其一本故謂之作耳此處小室之

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
故自戒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
後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甲舍中
五年見昭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不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乃不郊
此云不郊不從乃不郊
當郊不從乃不郊
乃卜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吾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盟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
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
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遂高
氏曰以子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
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進列悼公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慎必失諸侯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曰凡我同盟好惡與年母壅利毋保無貳乎乃盟載書
恤禍亂同好惡與年母壅利毋保無貳乎乃盟載書
用群神祀先王先公七國之二慎司盟名山名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先公七國之二慎司盟名山名
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盟
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悼公曰亳城鄭地
此正義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悼公曰亳城鄭地
禮諸侯盟于天子諸神而先稱二司曰悼公曰亳城鄭地
尺加方明觀于其王上方明禮日璧方四壇十其是二
白黑玄黃于六王圭璋璜琮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方明者立天子祀方明禮日璧方四壇十其是二
云謂之明者立天子祀方明禮日璧方四壇十其是二
之謂之明者立天子祀方明禮日璧方四壇十其是二
曰言則以天亦司盟象者猶宗廟之會同而盟止言于
國蓋子服與諸侯同盟也柯陵之盟止言于此又
杜氏所謂未服而書同盟鄭與盟也柯陵之盟止言于
疑是說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而後復伐也臨川吳氏曰以前
 而盟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范氏曰傳例曰已伐
 李氏曰此盟者則以致伐先事致與伐者則楚盟召陵致廬陵
 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則未
 柯陵之故以伐為大乎此說亦強通以此為盟後更強諸侯
 畏獨不盟後復伐乎以強通以此為盟後更強諸侯
 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為強通以此為盟後更強諸侯
 駕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書所以安所謂不
 一勞者不歟
 求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毫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鄭與盟可知書尋

復扶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

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故

毫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

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

此三駕之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以駢行成甲戌晉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曰晉侯討諸侯以師有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有寡
 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兵車百乘絳曰子二師及
 淳樂十乘八乘甲兵備凡樂之半賜規絳曰子寡人
 女樂以正諸華八年之半賜規絳曰子寡人無所
 不諧請與子諸樂之辭曰夫和戎諸侯如樂之無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君其樂而思終也詳左樂臣
 何力之有諸侯諸侯無君其樂而思終也詳左樂臣
 亦仁帥從夫樂而後可以安德義以君處之禮以
 樂也子曰厲之安而後可以安德義以君處之禮以
 公曰夫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備無患敢以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命抑微子寡人備無患敢以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與
 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
 會爾杜氏曰蕭魚鄭地也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何氏曰中國
 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孫氏曰言伐言會之患
 年故喜而詳錄其會楚爭之曰言伐言會之患二十
 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曰言伐言會之患二十
 諸侯今始得之亦能後有鄭踰之矣未年伐而後地
 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集事之辭也未年伐而後地
 事之辭也鄭再會于蕭魚序績也王氏箋義曰書集
 公會伐鄭也鄭再會于蕭魚序績也王氏箋義曰書集
 楚屈完來盟于蕭魚召陵書法正召陵皆一義也注
 會于蕭魚與盟于蕭魚召陵書法正召陵皆一義也注
 所以序二魚與盟于蕭魚召陵書法正召陵皆一義也注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伯鄭氏曰則得鄭公至盟
 而略之謂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
 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杜氏曰斥侯不備也

也。以望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背晉者二十四年注氏曰昭四年至哉誠之能感
 人也注氏曰齊桓公下諸侯咸而盛桓公束牲載
 悼霸業至蕭魚而復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
 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強從
 不若待之誠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而使自服也誠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
 城濮之績不越楚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諸侯伐鄭楚不能救遂全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
 戰至是楚鄭不能救遂全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
 不能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楚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一非日積之善之服可嘉也劉氏曰春秋嘉善非
 亦非一日之積善之服可嘉也劉氏曰春秋嘉善非
 之者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不始於會蕭魚
 之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不始於會蕭魚

公至自會

盟而小壹故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
 意也。不壹故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
 悼公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采嘉呂氏曰
 師有以屈完之來有以荆楚方強以子囊之怯為政而稟然
 有憚晉之讐其氣然以荆楚方強以子囊之怯為政而稟然
 所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時帥師以強子囊之怯為政而稟然
 止此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年不之問晉四興亦止此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也。晉以盟誓為信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故善勝之制楚者三信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以善勝之制楚者三信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幸勝悼公也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
 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樂與屢書盟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二十六 四

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
伐為美也盧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
秋之終以會致春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毅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人能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
非使入之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
執殺之皆為誡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啖氏
曰稱行而為執以其事執也後不稱故書在蕭魚下
也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不見楚師以與晉故執
氏曰鄭使良霄告楚執良霄不見楚師以與晉故執
舒憤晉矣汪氏曰悼公之不復出師以與晉故執
堅從晉矣汪氏曰悼公之不復出師以與晉故執
或按節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則楚師之與晉報去
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無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
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
年之役不與秦人為楚所敗春秋略敗
而不書不與秦人為楚所敗春秋略敗

庚子十有二年晉悼公十有二年齊靈二十

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景二
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
五
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毅作郚下同

孫救台遂入軛而不見矣○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
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伐而不敢
圖者取邑之辭也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伐而不敢
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一惑乎穀梁云取
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
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
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節抑楚而聘晉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於祔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臨於周廟之廟獨杜氏曰宣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甚其暴盛而諸侯交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者
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孫氏曰不書葬者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
之取節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拔
之也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附錄

左傳靈王求后于齊無能為也問對於晏桓子桓
諸侯對曰夫婦先主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而人齊侯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王使陰里結之昏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
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
曰按大國使聘即瀕自往朝之是公
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錄

左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
庶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靈王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
丑二年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
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
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
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廬陵李氏曰左氏告
至例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
亦書至悉闕則不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

夏取邾

左傳夏取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帥為不繫乎知婁諱亟也杜氏曰邾小國在城元
父縣有邾亭高氏曰曾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

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
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邾而討春秋大亂而已○劉
氏曰左氏云凡書取邾而為邾春秋大亂而已○劉
何足記乎汪氏曰公羊以邾為邾春秋大亂而已○劉
非知邑乎汪氏曰公羊以邾為邾春秋大亂而已○劉
明矣

附錄

左傳荀勗中軍士勳卒伯游荀長昔臣習於治伯是
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曰臣佐
如韓起佐韓起將上軍武君武又偃將中軍曰臣
難其起佐韓起將上軍武君武又偃將中軍曰臣
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以新軍武將上
主也平宣子讓其刑下皆讓侯遂睦以新軍武將上
國不以平宣子讓其刑下皆讓侯遂睦以新軍武將上
可不謂乎書曰賴其刑下皆讓侯遂睦以新軍武將上
是刑之謂乎書曰賴其刑下皆讓侯遂睦以新軍武將上
賢言不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儀刑不文王其善百
爭農力以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禮而讓其功以
加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而喪先師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少主社稷是以十年
而喪先師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少主社稷是以十年
德而喪先師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少主社稷是以十年
大以之靈師保首領以社稷為地唯是憂其弘多矣若以不
所五命乃先君於禘廟者請為靈謀若大春秋曰君有莫對
及子囊曰君命以楚共卒子囊之謀而赫楚國而君有莫對
矣乎請蓋之共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不知其過可不謂
共乎請蓋之共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不知其過可不謂
附錄左傳吳乘我喪謂我請誘之以師也庚從之戰于庸
為浦大弔敗為吳師獲公孫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威武仲請侯畢農事禮
防也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已役既息魯政有
裕則知取却以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已役既息魯政有
曰也莊七年齊師圍戚防孫于防二城之蓋武孫仲始受
邑防也求後於齊師圍戚防孫于防二城之蓋武孫仲始受
秦亦為疆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觀先叛則城防
事之備數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太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
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年楚實不競其行何罪則止
鄭一知以廢其使怨其君以疾楚實不競其行何罪則止
使歸而牽引也猶愈乎楚人歸之大夫

壬寅

靈王

十有四年

晉悼

十四

齊靈

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十三年(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

兩失之禮記疏大夫為卿上介家氏曰內大夫未
 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來
 始亦相激而然爾謀也鄭既服但使大夫彼會為
 則此春歷昭定吳將以謀也鄭既服但使大夫彼會為
 介則士秋何善為二昭二注氏曰吳謀楚則吳夫由此
 而介子服為二昭二注氏曰吳謀楚則吳夫由此
 齊則崔杼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也諸侯之衰也何
 卒會吳執事於會也向之會也諸侯之衰也何
 伐秦而悼不晉自將荀偃乘鱉一爭而大侯之故夫
 秦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也諸侯之衰也何
 悼公為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附錄 左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節附於子臧也誰敢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氏說或伐秦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非其於吳
 非向而晉率諸侯之疑左氏所載事非其於吳
 並列矣不資於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
 以行於大夫矣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多
 不後矣不資於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
 勤行於大夫矣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止此自多

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伏諸侯也鄭突
衛不名者歸罪於晉侯則衛獻公是也非獨諸侯也
楚於弟者歸罪於晉侯則衛獻公是也非獨諸侯也
二公之弟者歸罪於晉侯則衛獻公是也非獨諸侯也
不道失國當從正也羊舌肸之不可考二王皆書復歸矣是
蓋傳皆不名當從正也羊舌肸之不可考二王皆書復歸矣是
三傳皆不名當從正也羊舌肸之不可考二王皆書復歸矣是
照年例論故若依前例觀之謂春秋之例也此類後
附錄左傳師若自伐秦晉侯之謂春秋之例也此類後
可也幼是知天子之盈而無師亦故舍年之禮也成此類後
於晉侯未可知也天子之盈而無師亦故舍年之禮也成此類後
其君實甚良曰衛人出刑亦甚乎對曰師者三國不
天容如神地民奉其君受刑如父母君仰之如日蓋社稷而
民之望也若民之雷震其受刑如父母君仰之如日蓋社稷而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神之出乎夫君之望也若民之
救之勿使天子有公諸侯有卿置師而保之勿使過司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置師而保之勿使過司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宗士有朋友庶人之過則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罰之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自王以下各賞之過則罰之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為百工之執藝事以夏書曰勸百工之執藝事以夏書曰
相規也執藝事以夏書曰勸百工之執藝事以夏書曰
常也從其淫而棄天矣豈其性必不然矣民有之諫失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矣豈其性必不然矣民有之諫失
社氏曰報入鄆高氏曰溲梁自臧節之披蓋有由矣
我矣是無晉也汪氏曰溲梁自臧節之披蓋有由矣
左傳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不而出而擊之楚既劉定志於中侯命曰昔伯也
之隘要而擊之楚既劉定志於中侯命曰昔伯也
宜穀汪氏曰楚既劉定志於中侯命曰昔伯也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志於中侯命曰昔伯也

八年乃桓王之廢昏妁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

來劉氏以周之禮也我子午為令尹公追師為右司馬為

附錄左傳楚公也子午為令尹公追師為右司馬為

乎能尹司馬由基入宮莫教以靖國人則君無謂觀伯心詩

曰嗟我懷人真彼周之能官人則君無謂觀伯心詩

司馬納賂于宋以盜居其列所謂周也及公無謂觀伯心詩

黑為質為司馬以盜居其列所謂周也及公無謂觀伯心詩

故納賂于宋以盜居其列所謂周也及公無謂觀伯心詩

司馬納賂于宋以盜居其列所謂周也及公無謂觀伯心詩

無人豈為相也師過宋朝無私為武子父實諸朝也鄭人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社氏曰魯地為書至

北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侯在齊諸侯矣宿伐我

不鄙以當敵故書公於是時三分其地而公室弱矣

陳成公曰自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劉氏曰魯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臣備之服三年者曰制伐乘氏道陳謹不北之遇公
備之圍成始者事也伐春者以畏晉之也故於戰而後見齊兵不
之則成始者事也伐春者以畏晉之也故於戰而後見齊兵不
恃則成始者事也伐春者以畏晉之也故於戰而後見齊兵不
強則成始者事也伐春者以畏晉之也故於戰而後見齊兵不

左傳曰齊侯不能成於晉故也於是乎城之
氏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見壞而城也張氏曰
之彼桑土綢繆繭戶孔子曰晚矣詩曰迨天之未
徹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治其師以城之者見
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也而與孫叔孫帥師以城
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况此二鄉以師城之其
秋凡言城其者非此言城也况此二鄉以師城之其
則凡言城其者非此言城也况此二鄉以師城之其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
逮大夫之毀也

鄆人伐我南部

左傳曰秋知人伐我南部晉悼公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知
則民一晉以與齊止於晉悼公來伐鄆陵許氏曰國強魯君
則民一晉以與齊止於晉悼公來伐鄆陵許氏曰國強魯君

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知營交
伐其國不競甚矣无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案陵許氏曰悼公之盟八年自是則晉公受之賁烈猶
在祝柯澶淵之盟八年自是則晉公受之賁烈猶
曰悼公盛入於國成十年八年自是則晉公受之賁烈猶
文衰之盛入於國成十年八年自是則晉公受之賁烈猶
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位猶
君年之資乎不獨伯功侯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位猶
十年之資乎不獨伯功侯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位猶
復不迫然血氣而驕悍未除悼公舉之齒老矣於奔走險以數
之舉其亦稍知謹以道養民心也六年九之謀無矣於奔走險以數
也三御知軍則教於民也六年九之謀無矣於奔走險以數
也三御知軍則教於民也六年九之謀無矣於奔走險以數
公先以駕謙也訓則教於民也六年九之謀無矣於奔走險以數
兄弟相見以謙也訓則教於民也六年九之謀無矣於奔走險以數
能滅鄭也悼公執曹以誠心行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從

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楚也盟無公一盟乞盟之煩
使晉以戰伐為威未敵事之而後故三子之資不
交一旅無城而能杜夫是者非有君之得而資乎
然能服諸侯而楚之夫蓋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大蕭魚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誓之權非大諸侯也夫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句大然臨之諸侯也夫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於陳非吾事無可棄猶鄭不夫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有於陳非吾事無可棄猶鄭不夫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於陳非吾事無可棄猶鄭不夫已後誘之非會諸侯而盟不
向之役而欲官於吳懷德以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吳憂不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乎不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附錄
王人或以王為寶也故敢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為寶也或以王為寶也故敢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其死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使璧人可也之攻之富而後
請死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使璧人可也之攻之富而後
使復其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使璧人可也之攻之富而後
奪堵狗之所口而歸諸鄭氏
吳憂不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乎不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吳憂不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可舍也陳竟歸楚也何工

甲靈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
虎元年
齊靈

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
十(杞)孝十(宋)平十(秦)景二十(楚)康三

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輸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溴古關反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

奚韓襄梁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立書為乘馬御改
服脩官丞於曲沃警守而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
氏曰為討却莒也知莒連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
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
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
二君皆稱衛侯汪氏曰高厚逃
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鄭公孫高厚逃歸於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衛甯殖鄭公孫高厚逃歸於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信在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為失刺天何言乎
夫而曰大夫盟正狂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諸侯
大會而大夫不共盟也狂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諸
歸故大夫自共盟也狂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諸
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舉小知以包

之何氏曰不重出地
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牡立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
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
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
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
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
國之大事也王曰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
君皆開於夷夏君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
臣之故故曰大事

與焉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
 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出矣
 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
 以旂旒曰贅旒屬之辭旒旒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
 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
 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通鑑周威烈
 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虔魏曼多之
 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
 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屬氏曰諸侯共廢晉
 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遂曾
 六卿分晉其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遂曾
 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出會而大夫自盟這固自是差異

不好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而猶在諸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之於此書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故於此書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五年也此盟君在而七年也曰自襄公以下則有
 霸也此盟君在而七年也曰自襄公以下則有
 則有不序項氏曰文而七年也曰自襄公以下則有
 而志不序項氏曰文而七年也曰自襄公以下則有
 變之終也始也雖魚諸侯也此孫氏曰雞澤大夫
 僑盟言雞澤侯之會大夫始失政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甚矣夫梁之會大夫始失政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氏集義曰雞澤侯之會大夫始失政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後言不言夫繫於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侯諸侯不言夫繫於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夫諸侯不言夫繫於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救徐師役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之帥師實受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大夫又盟實受諸侯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侯皆在而夫非大侯也至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春秋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卷

三十一

得陳稱盟盧惡專君錮諸服不以以之統任晉盟不盟
之氏諸扈陵怙出者察侯遂能溴大業明沙平復以則
皆侯書李亂會之氏非以復梁阿而義隨兩位大夫侯
猶晉氏不盟賂而誠無曾則之高柄可感夷十年繁之諸
繫猶曰肯矣而反服功之厚授以人儀是也間諸侯著夫
於係春仗原同召於澶淵雖厥獲陰而執齊實焚其四君
君於秋義以失為亂後不齊成朝將歌以之齊莊郭而歸
獨也大正在自亂後不齊成朝將歌以之齊莊郭而歸
此救夫諸侯縱不夷儀朝將歌以之齊莊郭而歸
盟徐者侯是權復能將歌以之齊莊郭而歸
止你皆有以致下合諸侯強而卒任沙好隨於不
書大侯所係霸政之強而卒任沙好隨於不
夫盟袁僑書齊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通齊以歸始此左傳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
當歸何師不使何氏曰錄劉氏曰稱人非晉有罪也
有罪何以不討也晉侯曰諸侯正有罪能執之其國而
後治也高氏曰討諸侯正有罪能執之其國而
不討也高氏曰討諸侯正有罪能執之其國而
李氏曰經書執十四惟意如書惟此書而二君不名廬陵
以歸執大夫書執十四惟意如書惟此書而二君不名廬陵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黎比公且曰
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復來伐是
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夫聽命使
為莒伐我邾晉往會而齊亦伐我晉南鄙會溴梁以討
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齊獨不師至晉執二君以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侯伐我北鄙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希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以不請大問無及也朝不見夕
 夕釋憾於版圖之地是執事之問無及也朝不見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賦圻父獻子曰偃宣子賦鴻鴈不能內修其政以
 句在道之政使魯及此見范宣子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
 樂無道之君臣庸其甚矣

乙靈王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
 巳六年(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

景三十六(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
 杞孝十一

(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怪苦耕反(公)穀作閻音開

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孫氏曰去
 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

○宋人伐陳

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高氏曰七年
 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
 宋會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
 也盧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皆著楚之
 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亦以晉命
 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會得非亦以晉命
 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會得非亦以晉命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陔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以田而為夏衛石買孫蒯而君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氏曰孟孫曰有上之人於此其待我不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挾貴卿將重兵以攻
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圍戚於于防師自陽開逆齊侯至而復齊師
叔紇滅疇戚賈帥甲三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
去之齊人獲戚堅齊侯賜不終姑又使之且曰魚死堅
士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曰桃等姑又使之且曰魚死堅
盧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東南有批

恃眾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
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室其妻曰昇余而大夫
璧宋公聞之左師也亦卿也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政必逐之乃舍之左師也亦卿也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不如此蓋之乃舍之左師也亦卿也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
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遠不適讐國陳乃宋讐
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部

春秋左傳

左傳為齊故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助之
 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仇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助之
 曾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高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助之
 所復執也王曰魯之脩先君之怨也
 北以伐其南也魯之微魯不振亦可矣
 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不振亦可矣
 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魯不振亦可矣
 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魯不振亦可矣

附錄

門之實與我役色中之黯實慰我心子罕聞之
 親執之實與我役色中之黯實慰我心子罕聞之
 有為之役詭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誑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大卿為大禮也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唯夫為大禮也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丙午

靈王十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

齊靈二十

二殤四

蔡

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
 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
 康五吳
 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
 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音
 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則諸侯雖善其交
 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
 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
 注氏曰譯釋也猶言騰也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

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後漢

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

海不揚波三年矣吾國之黃考曰天人之無烈風淫雨

王神致薦於宗廟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

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介葛盧於江止

旦西旅獻絜太保作旅白之契訓于王蓋夷狄豈可

以禮義相接哉中國武之謝絕而行朝禮之所謂以禮義

外之者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而行朝禮之所謂以禮義

外之者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而行朝禮之所謂以禮義

范氏杜氏皆同而劉氏曰不能行朝禮之所謂以禮義

胡不夷狄豈責以行朝禮之所謂以禮義

者其有慕中朝之心斯可謂朝矣苟是則不書朝者

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為使執之晉能知晉欲明天子之惡矣而君命聘於晉

人為之惡也假諸侯服矣天子之禁先而伯能知孫氏晉

正孫蒯之惡也假諸侯服矣天子之禁先而伯能知孫氏晉

輕而緩所重伯者治小固若行乎非所執二也

有三失為舍大而治小固若行乎非所執二也

于京師三也舍大而治小固若行乎非所執二也

為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將及也連齊曰曠之而以聞矣匿之而于臣以險將必見
 取之子大師有告齊疏望之若情士守魯偃計負齊死梗
 其射姑車其班晉侯見之使晉固人莒國子皆請以宣不伐神裁之苟捷主而
 乘殖先以適馬侯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之險雖所齊侯不登恐既許子敢
 願綽乎塞一警鳥齊師之聲也乃脫歸丙寅適邢晦齊師城上沙有衛
 曰為育代而殿丁卯其聲也乃脫歸丙寅適邢晦齊師城上沙有衛
 私誓矢斃衛紘殺郭最平曰陰于遂從齊師城上沙有衛
 州夾衛紘殺郭最平曰陰于遂從齊師城上沙有衛
 曰馬於隘以駁國師師城上沙有衛
 有止於隘以駁國師師城上沙有衛
 如將隘以駁國師師城上沙有衛
 日為三塞道師師城上沙有衛
 乃三塞道師師城上沙有衛
 弛軍道師師城上沙有衛
 弓獲晉州之沙有衛
 而不自止綽焉

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請攻險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甲面縛坐
 偃武士句以中軍克京盧弗乙酉魏絳察盈以秦周
 趙武之起以中軍克京盧弗乙酉魏絳察盈以秦周
 中孟莊子弱其鞅門于雍公其御追喜以戊戌及秦周
 郭劉難士弱其鞅門于雍公其御追喜以戊戌及秦周
 郭比郭范鞅門于雍公其御追喜以戊戌及秦周
 門師以枚數闔齊侯駕門州走郵崇太且子問左木
 曰師以枚數闔齊侯駕門州走郵崇太且子問左木
 可師以枚數闔齊侯駕門州走郵崇太且子問左木
 乃止甲辰東則失眾及君必待矣吾將何懼焉且子
 有止甲辰東則失眾及君必待矣吾將何懼焉且子
 也亦病矣程子曰書大而同圍見諸侯之惡齊罪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謂社氏曰神王民也肆
 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晉倬氏曰
 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世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
 事蓋未之謹也六年滅萊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

年兩伐北鄙十七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制莒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若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社氏曰齊數行不特曰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圍之故侯同故謂之圍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同心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冢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傳曰魯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

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汪氏曰于鞏以四國及戰而不書伐則與賤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師不書地會則與于襄伐鄭異矣陳氏曰雖大夫圍之師出無與於諸夏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圍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行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劉氏曰穀梁云閔之也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也汪氏曰會不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再王諸侯則不異言諸侯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而再舉諸侯會盟書諸侯重立之盟亦書諸侯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無諸侯重立之盟亦書諸侯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盟于重位而其辭平會夷儀心不能討齊故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伯討我也故稱其人劉氏曰既來同會又與討柰何知人執之非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地不之也未命而皆出於大夫已得其地不執其罪乎不棄陵許氏曰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傳春秋之

取邾田自漵水

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致也祝何之入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致也祝何之入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致也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服三命之歸軍于我

著雍病目不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土旬請見弗內請後
日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為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乃復宣子出竟也何言乎為不嗣事於齊者有
如言乃自暝水何宣子出竟也何言乎為不嗣事於齊者有
其言自暝水何宣子出竟也何言乎為不嗣事於齊者有
也穀梁傳水界出東海日惡盟也莊氏曰公為竟羊移
漸水為界出東海日惡盟也莊氏曰公為竟羊移
胡陸縣入泗水出東海日惡盟也莊氏曰公為竟羊移
我汶陽之田舊疆故曰取汶陽田非魯地也魯人曰左傳
晉命取田復舊疆故曰取汶陽田非魯地也魯人曰左傳
云疆我田復舊疆故曰取汶陽田非魯地也魯人曰左傳
疆挾霸國之威多取田於知也高氏曰魯人曰左傳
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專取田於知也高氏曰魯人曰左傳
君取之非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知也高氏曰魯人曰左傳
獨取之水為諸侯取之專取田於知也高氏曰魯人曰左傳
隨取之水為諸侯取之專取田於知也高氏曰魯人曰左傳
年取深為利也張氏曰止前年水多矣於此見魯之弱也
小入宜有所以懲戒而伐魯言歸之此伯令之足則
知諸侯可以自反矣不伐魯言歸之此伯令之足則
非魯之舊可以自反矣不伐魯言歸之此伯令之足則

取明矣魯肆強奪知失田而庶其界我相繼來奔
和自是衰亂矣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非也魯以
漸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非也魯以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陸豈唯敝也如百穀
邑賦六月臨川吳氏曰謝討齊且取知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勳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張氏曰欒勳不
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天
尸其事則晉何也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高
氏曰十四年晉林父逐衛侯行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
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附錄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鍾而銘之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器銘其功以烈以救其死若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戎子夔仲子牙夔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光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我而已遂東侯而光使高厚牙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而為太子朝非禮也婦人無刑不在朝市夏五子尸諸朝齊靈公卒在公即位執公牙於句瀆之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還者其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未畢也君不其怒不伐喪善之也稱君過則為士句者宜柰何宜命乎介歸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柰何宜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杜氏曰詳錄所至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已出利人之難以

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或曰君不尸小事
 士句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
 臣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燁惟而歸命乎介
 地為燁於燁張惟反命于介介則非矣將氏曰夫
 命有所君命而後有善而專之君與有使士句未出晉
 境如是焉可也巳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
 燁惟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
 境外之意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而况喪必
 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善之也宋子曰春秋分明明是晉士句侵齊
 氏曰春秋之時侵以四出或背痛帥師或冒喪而
 人者衆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
 善矣汪氏曰公追賜之大夫使以行禮也
 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注氏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為大夫是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
 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
 我矣晉新行義於齊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
 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誣誅殺之柄亦莊公

也士句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劉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
 進退之義可見矣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
 出進退乃所以明境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
 書至穀乃所以明境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
 士句命者宜燁惟而歸命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更
 侍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於晉大夫
 附錄左傳宣子言於晉侯以善於秦也六月晉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夫使以行禮也秦也六月晉

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汪氏曰微在射之力
使公固不得立然射殺高厚慶封討風沙衛明年復
之禍兆於此矣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左傳鄭子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甲及子革子而分其室之
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子士亦
曰鄭殺其大夫專也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亦
圭親也子之也圭年子然卒簡之元年故及於子
相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如一元故及於子革子
孔出奔楚子革為古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听政
立子產為卿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
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冬葬齊靈公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
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
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
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
定罪之意汪氏曰子展子西不能窒慾乃率國人
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
典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
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背叛之臣有罪
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削其官矣
則當如殺良宵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高氏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固前雖有
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

告得之乃登開師將傳食高唐人
殖綽工倭会夜緇納師臨衛于軍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王氏曰魯備齊誰城其國之郭則凡西
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
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杜氏
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
高氏曰魯統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蜀杜氏曰襄
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詳錄之而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無未也不可以不備乃城武城杜
氏曰泰山南武城縣汪氏曰子游為武城宰即此武

城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
弗去則將制以饒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
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
外則激惠於霸國之援魯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
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 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犯成

戊靈王二十年
申九年 晉平五 齊莊公光元年
衛獻二十 魯殤六 蔡景

三十九 鄭簡十三 曹武二 東哀十 楚康七 吳

諸樊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

速公作速後同

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氏曰向本言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其妨於速與錫與夫子稱禪縣而不樂則始不能也其可也其妨於速與錫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

澶市然反

于澶淵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莊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衛地近戚田高氏曰齊以澶淵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句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以誣也哉汪氏曰齊莊公而專其國高厚風沙衛之餘黨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風沙衛之餘黨

豈無其人邦之執陞固不敢構怨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弑莊立景而盟於重丘也特以牙實庶孽莊公既勝先君之盟無譏焉耳孔氏曰於掩父之惡故春秋於澶淵之盟無譏焉耳孔氏曰於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者往年齊與許氏盟自文十四年非於此始服故不言者往年齊與盟云者不言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知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知子又取其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人殺之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
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
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去其官高氏曰燮蓋常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
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
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
者蔡侯以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為罪也
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家氏曰履
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黃出奔
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
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
去其官高氏曰燮蓋常為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
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
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
者蔡侯以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為罪也
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家氏曰履
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叔老如齊

○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王氏曰齊晏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脩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知營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隣國以尋舊好耳廬陵李氏曰魯之報齊却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附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子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巴巴靈王二十有一年(晉)平(齊)莊(衛)十年(魯)簡(曹)武(陳)哀(楚)康(吳)十五年(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

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汪氏曰僖公取齊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王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如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棄公之立踰二十子孫未聞造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為秉禮之哉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封而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何不能武仲曰外盜使統去而大禮焉何能止吾盜
為正卿而來以姬氏之妻之與之邑其從者皆賜
和以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之邑其從者皆賜
若小盜來以禮焉以君之姑姊與之邑其從者皆賜
也聞之在上位者以治人夫刑罰之所為待民之
明也而後為之是以刑罰之所為待民之
不為而後為之是以刑罰之所為待民之
之為而後為之是以刑罰之所為待民之
茲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也而後為之
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也而後為之
卿也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也而後為之
何也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也而後為之
傳以者不夫也知來無者不言出舉其書重地也
間也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
注氏曰定十五年
成齊即庶其邑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
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
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
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
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汪氏曰
書名不書姓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漆
下文云書地書名蓋以庶其年夷黑肱皆名耳漆
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
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
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汪氏曰舉地言奔則魯受與庶其
叛兩明故省文范氏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陸氏曰以地來即叛也

十一

臣也王氏曰臣叛而歸魯曰臣來奔內外異辭也夫棄夷狄從諸夏
 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
 猶以為不可受唐書文宗太和五年牛僧孺謂不可受
 詔以城歸七人以蕃司馬弗許荀而况鄰國乎書來奔
 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孫氏曰書者惡
 不可氏曰言天下之惡一也晉而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
 矣陳氏曰言於是公命在晉季孫宿納之受魯之無政甚
 人苟納之雖無是公命必謹而書之蜀杜氏曰諸侯
 之地皆曰天子所封為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
 之臣故曰天子之罪也臣陪有臣也周衰之也諸侯
 軼者必志而罪之臣陪有臣也周衰之也諸侯
 呂氏曰春秋書之以地來奔者三人臣也必於和而庶其昭五年
 宮年夷三秋一年知黑肱是也人臣也必於和而庶其昭五年
 國奔也必魯之奔也南鄙之然歟魯之於和也汪氏曰執
 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汪氏曰執

夏公至自晉

宮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室和庶其來奔納諸宣公則季
 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和庶其來奔納諸宣公則季
 朝見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利宿之且有賜焉襄公
 此也廬陵李氏曰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且有賜焉襄公
 君也廬陵李氏曰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且有賜焉襄公
 年不義者是也然春秋納大惡鄭詹之逃來春
 為猶以不信諱也然春秋納大惡鄭詹之逃來春
 秋受皆我公不信諱也然春秋納大惡鄭詹之逃來春
 諱正猶我公不信諱也然春秋納大惡鄭詹之逃來春
 觀文十八年在會未歸而師成項不書取而書戚也
 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王來夫復討不宣公而書戚也
 附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不宣公而書戚也
 奔燕○執夏公子買于句瀆之位公子鉏來奔叔孫之黨
 申叔豫叔曰國多寇而王使弱國子鉏來奔叔孫之黨
 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爾衣不可為令尹遂訪於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衣不可為令尹遂訪於
 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遂訪於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而相能桓子鞅以初其也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鞅以初其也
州實通我亡室矣懷子患之桓主而專其討也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官專矣
而益富死怒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范已為之
謀如富是歸之害於主而不敢言范懷子為之
施士多歸之害於主而不敢言范懷子為之
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為之
淵嘉父司籍偃人謂董秋盈出奔楚宣子為之
伯華叔向與籍偃人謂董秋盈出奔楚宣子為之
也樂王曰鮒叔向曰若何曰大夫請我
言於君必無由行求也叔向曰吾大夫請我
行而曰必無由行求也叔向曰吾大夫請我
曰有費大夫必無由行求也叔向曰吾大夫請我
罪於樂王鮒對曰國不棄其親其有焉

聞聖之乘驛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我過惠疆子孫保之
向有馬社稷之明徵也猶將十世宥之勸伊尹何
不甲而相之棄卒無怨善蔡為戮周公而殺何
其與之乘也棄卒無怨善蔡為戮周公而殺何
不告免焉乘也棄卒無怨善蔡為戮周公而殺何
其子皆龍蛇其禍受焉使族也國多實龍蛇而
懼其生難乎余何女曰深山澤實大龍蛇而仁勇
力樂亦難乎余何女曰深山澤實大龍蛇而仁勇
周西懷子變之辭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盈樂美而
守臣將罪之辭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盈樂美而
臣書能輸罪於王鄭甸無所伏盈樂美而
父力而思君若不棄書餘力將臣其死於氏
矣敢而思君若不棄書餘力將臣其死於氏
使司徒禁掠唯大君命焉死於氏
旦不徒禁掠唯大君命焉死於氏
秋之所以探探不得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春秋

而天下之治在國之治... 亂之日志故特奔其母遂為范... 盈之不能防閑有棄者也... 內易曰春秋述堯舜也... 生矣矣春不可得治也... 國矣矣春不可得治也... 而天下之治在國之治... 亂之日志故特奔其母遂為范... 盈之不能防閑有棄者也... 內易曰春秋述堯舜也... 生矣矣春不可得治也... 國矣矣春不可得治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為能無術按月亦者類交日... 為能無術按月亦者類交日... 為能無術按月亦者類交日... 為能無術按月亦者類交日... 為能無術按月亦者類交日...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春秋左傳卷之六

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子

左傳會于商任錮樂氏之經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守二君者禮必不齊政失會朝禮不立是也亂政也宣王時也

刑罰出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反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馬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殖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不殖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綽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中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對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處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門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以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卒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中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信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誣緡州刑者為樂也氏黨也亦曰彼樂氏之謂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著

附錄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

附錄 公羊傳 十有一月 月 庚子 孔子生 何氏曰時歲

為一月 酉字 廬陵 李氏曰 十月 月 庚子 孔子生 何氏曰時歲

十一年 二 十有二年 晉平 七年 齊莊 三 衛

景四 十 一 鄭簡 十五 曹武 四 陳哀 十 八 杞

孝十 六 宋平 二十 五 秦景 二 十 六 楚康 九

吳十 諸

樊十

戊庚 靈王 二十有二年 晉平 七年 齊莊 三 衛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著

附錄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

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晉人微朝于鄭七年我寡君少正公孫位
 即位八月而先君大懼因寡君少正公孫位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寡君少正公孫位
 朝于楚晉欲從執事而懼為大也猶也我朝于楚
 邑敝是以寡君不敢執事而懼為大也猶也我朝于楚
 有禮是寡君不敢執事而懼為大也猶也我朝于楚
 謂我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臭味也何敢
 差池遂歸而臣隨君事明會子燔焉問二公孫夏
 齊盟孟歸而臣隨君事明會子燔焉問二公孫夏
 侯石孟歸而臣隨君事明會子燔焉問二公孫夏
 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朝以聽事與期不燔焉問二公孫夏
 君將無後不從以朝于君見朝以聽事與期不燔焉問二公孫夏
 不聘無後不從以朝于君見朝以聽事與期不燔焉問二公孫夏
 虞荐至無後不從以朝于君見朝以聽事與期不燔焉問二公孫夏
 之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朝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讎蔽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莊氏曰

子叔齊子高氏曰此叔肝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叔弓嗣為大夫是為叔之仲言於齊侯曰

附錄

左傳秋藥盈自楚適齊納欒氏仲言於齊侯曰
 所以事大信也失命於晉今納欒氏仲言於齊侯曰
 文子曰君人執言臣人執立君其圖之弗弗將安用之小
 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信九篤敬上退告陳
 肱有疾婦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信九篤敬上退告陳
 祭祭以特羊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改而鄭公孫黑
 吾聞之特羊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改而鄭公孫黑
 敬共事之與亂世貴而能敬民無求焉可也後亡曰
 張其君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
 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將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禮記祭法諸侯社大夫社以下成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羣立社曰置社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注氏曰自欒賓以靖侯佐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又書是為武子事成景厲悼有功盈即書之孫也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采子曰其大夫奔之國如晉錮欒盈也家氏曰入春秋以楚

○公至自會

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高氏曰乘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強而晉失霸者之義不行者盈之令諸侯可憫也諸侯皆足知不行也公不行者盈之令諸侯可憫也諸侯皆足知伐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背此盟而明也諸侯皆足知將聘也汪氏曰乘盈屈巫皆得罪於權臣然屈巫特以父之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然屈巫有犯上之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未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君卒滅其族亦致通不聽子反之謀屢會諸侯以錮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汪氏曰諸侯為會以錮樂氏齊侯與會而保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子未益祿而王御士教
乘楚人患之泣棄疾曰君知也國將討矣問誰之罪對曰
每見尹君不為爾所洩命也刑臣亦不為王居乎對曰
曰令尹君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許子
父戮朝朝君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許子
南朝朝君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許子
既朝朝君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許子
臣王乎曰徒曰臣行乎禮曰吾與殺父日棄疾請徙許子
馬為令尹曰公棄子而多為馬也屈建為莫敖有寵於使遠
者入皆無公棄子而多為馬也屈建為莫敖有寵於使遠
退從之入皆無公棄子而多為馬也屈建為莫敖有寵於使遠
我於朝吾懼不敢見吾過故朝見我疾也三應對困
曰吾不朝吾懼不敢見吾過故朝見我疾也三應對困
於南子南得懼何敢起吾車裂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使遠
能當道至謂人罪者如夫子則可見矣不然請止辭人者而
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見矣不然請止辭人者而

後王安之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其國以殺之
其官劉氏曰楚子南之罪不至死故稱其國以殺之
可小人行於天下故於難然以累上之辭言除其父寵已甚不
近小人行於天下故於難然以累上之辭言除其父寵已甚不
願其黨於四竟由威始則失於上之刑圖其父寵已甚不
輒威其黨於四竟由威始則失於上之刑圖其父寵已甚不
夫鋸不柄既立則當責臣之罪以折其毒臣之罪以折其毒
刀鋸不柄既立則當責臣之罪以折其毒臣之罪以折其毒
之世楚之不足當責臣之罪以折其毒臣之罪以折其毒
其禍遂之於此則幸而巳矣夷狄之所鐘而歲於靈失
國之君可至於不盜於茲而巳矣夷狄之所鐘而歲於靈失

附錄

其妻行者奪之十於二月遊取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
之使後也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亡妻之貳也民
者使後也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亡妻之貳也民

辛亥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

景四十七卒宋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楚康

春秋左傳

十一諸
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杜氏曰悼夫人杞孝公姊妹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特以與而魯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杜氏曰邾我婁其之黨同竊邑也高氏曰邾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邾受邾叛人故是年冬戚乾出奔邾亦受之邾氏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

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劉氏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詞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慶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于常殺殺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殺殺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及慶寅慶寅也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

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諳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
 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
 慶之死稱國以殺陳氏曰春秋未書叛而稱國以
 者也高氏曰書及著罪在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
 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陳氏曰
 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
 人討而殺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
 夷之春秋書法納黃也若陳人之自復楚不與
 慶而往也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不與
 與黃和也陳侯之國也若陳人之自復楚不與
 蔡侯之書出奔楚矣屈之圍挾陳侯而往則必如
 二慶之閉城知楚人必誅已而拒之非以叛陳侯
 楚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人之逼其殺之二慶以其罪
 以討賊之詞言人之逼其殺之二慶以其罪

著陳侯之
 無能為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諛誣不釋則忠良不
 顯奸宄不誅則黃返善不遂君小人之相為伏見陳不
 侯二慶而公誅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
 復藉夷狄之力以歸
 黃之進退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柩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可及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欒盈必無悔矣我實不天也
 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曲沃之人樂作言曰皆歎有泣
 咎馬許諾伏之而觴為沃死樂猶不也皆歎有泣
 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也皆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
 栾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欒盈佐魏

莊子於下軍獻子私馬故因之趙氏怨原屏之難與
 樂氏和親知悼子與之聽於中秦之役程鄭夔於公固
 魏氏及七矣宣子為桓子樂曰王君侍以坐於宮必無害
 也且樂氏至多怨民為政何氏自外子所在位其利多矣
 既而有可強取也夫柄將懼子無懈矣公趨進如喪固
 乎使而逆子魏舒之則成列二乘人將逆以懈矣公趨
 宮範使逆子魏舒之則成列二乘人將逆以懈矣公趨
 氏範使逆子魏舒之則成列二乘人將逆以懈矣公趨
 子鞅請駟以乘之於公宣子遂超乘右執其左君所命
 僕請鞅也曰駟以乘之於公宣子遂超乘右執其左君所命
 斐豹謂宣子曰於公宣子遂超乘右執其左君所命
 之從不請於君待焚之乘者有殺力督曰乃後出而喜
 戎徒在臺隱於君待焚之乘者有殺力督曰乃後出而喜
 氏之鞅將用訟劔以帥乘之退攝車又從之遇乘樂曰
 死之鞅將用訟劔以帥乘之退攝車又從之遇乘樂曰
 免之鞅將用訟劔以帥乘之退攝車又從之遇乘樂曰
 覆之鞅將用訟劔以帥乘之退攝車又從之遇乘樂曰
 圍之鞅將用訟劔以帥乘之退攝車又從之遇乘樂曰

沃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納由乎曲
 沃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納由乎曲
 沃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納由乎曲
 沃曲沃何樂盈將入晉晉人納由乎曲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
 書晉樂盈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
 氏為晉樂盈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
 晉耳宋魚石與此同復入者甚逆之辭曰夔也然
 之法復入重然則復入者甚逆之辭曰夔也然
 歸重於歸然則復入者甚逆之辭曰夔也然
 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則曰夔也然
 分國以封沃君直亂而昭公微氏曰不曲沃非氏也
 故詩人作楊沃之盛強已矣高氏曰不曲沃非氏也
 者晉之疆饒強盛必叛乃盈也今曲沃私邑故盈
 君命而鹽納以盈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私邑故盈
 帥曲沃而鹽納以盈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私邑故盈
 于曲沃見盈不叛心晉又見曲沃也當是時權寵之臣各
 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

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
 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宋子曰春秋權臣得
 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
 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
 也哉陸氏曰不稱所言自潛至也蘇氏曰欒盈非以
 兵納之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入于宋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于曲沃故入于曲沃復入于曲沃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仁之曲沃故入于曲沃復入于曲沃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無所容其力能容則必致亂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况樂盈非其身窮則必致亂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會聚而禁錮之哉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而走入于晉實有以激之耳復

齊始伐盟主齊侯伐衛先驅穀擊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擊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秩御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桓為右啓牢大成襄
 戎師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桓為右啓牢大成襄
 恃高子遊御夏為右肱商子車御朝桓為右啓牢大成襄
 衛將遂伐晉御夏為右肱商子車御朝桓為右啓牢大成襄
 國之福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聞之小國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弗聽陳文子見大國而有功憂君如力君以庸之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君聽文子見大國而有功憂君如力君以庸之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有子弗聽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而子過之止也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齊侯遂伐晉也譬如盜賊私納已樂耳則先氏曰魚石未嘗
 於侯庭之師以取封少水以二隊入孟之役乃還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取封少水以二隊入孟之役乃還趙勝帥
 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樂氏之亂而助之齊侯以報十八年

之役也魯者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
 是遂伐魯許莊曰既伐也同圍齊者魯之故也
 此矣襄陵許莊曰既伐也同圍齊者魯之故也
 何齊侯伐盟主也自書齊侯盟本其也
 則晉侯之衰而主也侯貳矣晉之來齊也
 二氏曰以兵伐衛猶不侯貳矣晉之來齊也
 猶齊桓也注氏曰齊桓而本意蔡以伐之而
 猶而後桓也注氏曰齊桓而本意蔡以伐之而
 國而後桓也注氏曰齊桓而本意蔡以伐之而
 陵而後桓也注氏曰齊桓而本意蔡以伐之而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禮也公羊傳易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
 也穀梁傳也公羊傳易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
 朝而歌縣東有雍城薛氏曰救次于雍榆有奔命也
 而憚行救也道氏曰救者師議不患難赴救故先命也
 救而憚行救也道氏曰救者師議不患難赴救故先命也
 北而救邢竟得先書救晉明善君之命也師書次往
 救而憚行救也道氏曰救者師議不患難赴救故先命也

下維榆罪叔孫也劉氏曰晉有樂盈之難重以齊侯
 恤同姓之役先言次于雍榆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大矣蘇氏曰
 聶北之役先言次于雍榆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大矣蘇氏曰
 以救而終桓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次于雍榆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大矣蘇氏曰
 兵而救而桓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次于雍榆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大矣蘇氏曰
 次而救而桓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次于雍榆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大矣蘇氏曰
 書則晉何益多矣盟于宋而北魯何勢成於晉書聲也
 而則晉何益多矣盟于宋而北魯何勢成於晉書聲也
 秋而終焉蓋於戰於多矣盟于宋而北魯何勢成於晉書聲也
 而後昭二蓋於戰於多矣盟于宋而北魯何勢成於晉書聲也
 尹戊救徐之類齊皆不書汪氏曰師也宋三故自楚盟主
 言曰樂氏之辭齊皆不書汪氏曰師也宋三故自楚盟主
 公以不從軍吏處使齊孫豹發師也宋三故自楚盟主
 人以不從軍吏處使齊孫豹發師也宋三故自楚盟主
 萊馬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非擊齊之畢行也
 秋不著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非擊齊之畢行也
 勝皆畏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非擊齊之畢行也

○巴卯仲孫速卒

申豐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申豐趨於
 退歸止室將行他日又訪我對曰吾其然將立之申豐趨於
 飲大止酒於臧紇為客既紇曰飲我酒而北面重席與之
 齒召悼子失色季逆之為大客既紇曰飲我酒而北面重席與之
 見之不患無所敬然禍父命無門唯及孫命而召公重出與
 氏恪也官姦回不執禍倍飲民可也公若能為之敬者患不
 公之御氏富又次出季孫執公喜使下已孫酒而必孫之敬
 錫從之御氏富又次出季孫執公喜使下已孫酒而必孫之敬
 錫謂季孫曰莊子疾好錫也公從錫言必孫之敬錫謂季孫曰
 功孫至入氏哭而弗聽曰已秩之馬有甚哀其涕也且夫御
 季孫之惡也錫長公疾而哀如孫季之哭甚哀其涕也且夫御
 也立錫長公疾而哀如孫季之哭甚哀其涕也且夫御
 孫之惡也錫長公疾而哀如孫季之哭甚哀其涕也且夫御
 也立錫長公疾而哀如孫季之哭甚哀其涕也且夫御

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幼於公室臣致左孟政
 皆託之豐點廢秩立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
 言哉勝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
 言哉勝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
 言哉勝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
 言哉勝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之禍其流弊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武子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季孫不使信臧孫夫助之除於冬十月臧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氏臧孫使正夫孫怒命於臧氏東門甲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又告季孫初季孫怒命於臧氏東門甲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以出奔季孫初季孫怒命於臧氏東門甲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其姪穆姜初季孫怒命於臧氏東門甲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之臧賈為之姨宣叔娶於臧氏東門甲氏將為亂不使於我
 蔡馬賈紇不為出在鑄也武仲自公宮告臧氏東門甲氏將
 祀子以紇不為出在鑄也武仲自公宮告臧氏東門甲氏將
 也賈聞命大蔡納請其宗使賈曰敢告不納請也遂為非也
 如防使來命大蔡納請其宗使賈曰敢告不納請也遂為非也
 守先祀無人曰廢其二盟敢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紇致防而
 奔齊其祀無人曰廢其二盟敢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紇致防而

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
或如東門孫遂不聽公命殺蕩覆門公室季孫曰咸之
罪皆不叔孫及此孟如欲齊孫孟干國紀犯門孫用之
盟之曰國有無人焉如孫孟干國紀犯門孫用之
孫之曰國有無人焉如孫孟干國紀犯門孫用之
氏曰媚之季宿氏為伯王曰廢長立少道事其君者其書
家以媚道季宿氏為伯王曰廢長立少道事其君者其書
乃以媚道季宿氏為伯王曰廢長立少道事其君者其書
嫡廢復亂人自結於季孫亦甚矣注蔽罪異紇於盜言者
宿使請立睢不度亦避邑仲請後未嘗以請則武據邑以
防則不避矣彰夫既曰謂武仲請後未嘗以請則武據邑以
是迹未彰夫既曰謂武仲請後未嘗以請則武據邑以
防則不避矣彰夫既曰謂武仲請後未嘗以請則武據邑以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奔宋書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防出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從討賊辭大其事除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以為謂之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走固宮而巳盈則非為曲沃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克之而巳盈則非為曲沃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良宵自為書殺之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北門大書殺之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無政大書殺之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良宵大書殺之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欒盈之亂也
此說非同討亂之辭也左氏曰稱人而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祀殖華還載甲夜子重且退
隧宿于莒期于壽舒祀殖華還載甲夜子重且退
使無死命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昏而受命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而伐之獲把梁莒人成齊侯命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使弔之故廬在焉下妾不與因伐晉還襲侯弔諸其室者
 曰輕行掩其不備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而取之凡用
 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獨此以書伐者乘齊侯之掩而取之
 盜賊之為事也卒不能勝曰微莊以千乘之侯君帥三軍之
 衆輕行襲卒不能勝曰微莊以千乘之侯君帥三軍之
 所貴乎正也廬陵李氏曰微莊以千乘之侯君帥三軍之
 深惡之也一書伐曹入其郭一書襲莒皆一之獲此帥三軍之
 附錄左傳齊侯將為滅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伏夜動言伐晉對曰多矣抑君聞以鼠夫亂而
 後作焉寧將事於寢廟畏人故也弗與田仲尼曰知
 之難也而有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也
 子壬靈王二十有四年(晉)平十九(齊)莊五(衛)蔡

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一(杞)
 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一(杞)
 (楚)康十一(吳)
 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對曰宣子問焉曰昔古之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者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以唐杜氏晉主夏盟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豹所聞此之謂也世祿非謂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其世祿非謂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次有沒其言立其世祿非謂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保姓受氏不更其宗有世祿非謂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之保姓受氏不更其宗有世祿非謂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附錄左傳范宣子曰政諸侯之幣重鄭也人病之曰二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於西鄭也人病之曰二
 之僑聞君長國諸侯不聞於西鄭也人病之曰二

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莒身傷臣獲未伸
齊人之無信也注氏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
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耳然已
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已乎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董子曰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殺楚子率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遂滅賴又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殺蔡侯滅陳蔡而縣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夷儀公作陳後同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不克杜氏曰夷儀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自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齊侯卒而光不復會明年乃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齊侯卒而光不特伐是會于夷儀也注氏曰夷儀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不為也注氏曰夷儀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不

左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還救鄭晉侯使張駘救齊門次于棘澤諸侯宛射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

無有衆寡其犬于一也
皆乘車將及楚師而食
不告而馳之皆取而食
而鼓琴曰公孫待而乘
入而使已今則公孫也
還使遠人舒鳩師也皆
召舒鳩人舒鳩師也皆
二師而復黎讓舒鳩師
盟而吾又伐之若猶叛
貳吾又伐之若猶叛我
楚子陽處父伐之若猶
曰晉陽處父伐之若猶
書以救齊能予四國之
伐齊楚師乃能合四國
得失矣楚師乃能合四
魚之失矣楚師乃能合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棘澤之役以為醜難其
錄救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醜難其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
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
知矣易曰北之匪人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
王宮而齊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
孫豹如齊侯者十有三未嘗天子故也
自是如不聘王矣王氏曰襄陵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

晉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止此也城邾魯不與城故不書廬陵李氏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兼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大饑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墜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禮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饑之禮也何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汪氏曰發廩如漢文帝開郡倉賑饑民就食江漢高帝令民就食武移粟漢高帝令糜後魏孝文認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典工作如

趙扑守越川旣民完政四千夫緩刑舍禁弛力薄之類皆得古者救災之政者也若公無禁刑也力息繇役也薄征輕租稅也若鬼神之祭也征索鬼神除盜賊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之以除所謂靡神不率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賊多不可不除也盜弛射侯而不燕范氏曰弛射侯不燕射也置廷道而不修范氏曰廷道不修除曲殺禮物而不備周禮青禮注凶年穀祭禮不縣大夫不食祭不樂飲酒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禮記王制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之災沴音淚說文五行志氣相傷謂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汪氏曰賑賑也瞻給故書之以為戒大饑國無凶荒之之使復其業

備一十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汪氏曰襄公享國二十
 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之所及雖廣然
 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無
 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
 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不名一處大有年者異
 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故之不書鄭何由孫揮
 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鄭何由孫揮
 附錄左傳晉侯嬖驪後鄭曰使佐下軍鄭何由孫揮
 能對歸以語然明焉曰是將死矣不然而然將亡貴
 且夫既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巳然將亡貴
 其有亡累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癸丑靈王二十有五年晉平二十齊莊六弑
 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
 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七楚
 康十二吳諸
 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
 之志鄰國不知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恤而
 務貪伐國之功而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公死偃御武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偃曰男女辨御武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之風困墮妻不其可過君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據于疾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徃不濟也據于疾藜
 所待傷也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無所歸也崔子疾藜
 以崔子之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無所歸也崔子疾藜
 冠乎崔子之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無所歸也崔子疾藜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鞭侍人也賈舉而將報之欲弑無

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視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姜入于室與崔稱疾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
 從賈舉止衆從者而閉門甲與君之登臺而請弗許
 人盟弗許衆自宮陪臣于弗許皆淫者君不知二命疾弗許
 請盟弗許衆自宮陪臣于弗許皆淫者君不知二命疾弗許
 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弗許皆淫者君不知二命疾弗許
 封具射父之襄伊僕隊遂死祝侏父舉州不師命孫公鞠
 不說弁而死死於崔氏申前待漁者退謂其宰唐至復命
 帑免我將死其宰晏子立於反崔氏之義也與之宰曰死
 氏殺獨我將死其宰晏子立於反崔氏之義也與之宰曰死
 乎曰獨我將死其宰晏子立於反崔氏之義也與之宰曰死
 吾亡也君曰歸乎也乎哉死安歸也曰民乎曰門外其死
 是主也臣曰歸乎也乎哉死安歸也曰民乎曰門外其死
 則死之誰敢為庸何歸且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私亡之誰敢為庸何歸且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得亡之誰敢為庸何歸且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而蕭人謂崔子必殺之而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盧蕭人謂崔子必殺之而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納其女奔晉王何必殺之而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為左相盟於靈公嬖何必殺之而君之實若君之已死而為君死
 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與慶者如上帝乃

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史殺之其大史而載之簡以二史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南史氏開其妻而載之簡以二史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簡以二史其書曰崔杼弑其君
 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將舍嬰而死不能死而追我鮮虞
 曰其誰一納之昏不能匡危將舍嬰而死不能死而追我鮮虞
 行與中謂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可當也遂來
 奔出與中謂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可當也遂來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
 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
 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
 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
 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

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此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君故使崔杼因民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矣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皆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而後遂以君齊莊皆諸侯之盟數行侵伐魯慶父奔而後遂以君齊莊皆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偃然猶在位也而崔氏則何以書殺之不書殺而得齊君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可以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諒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有司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莊氏曰宗器祭器也自六正注氏曰三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注氏曰羣師及處守者皆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建而復施社氏曰建立旌旗聲於齊人問莊公之
 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
 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
 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
 貶云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
 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制也故先書崔
 杼之弑以著其惡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
 莊公既弑以著其惡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
 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以求成焉故不書伐齊夫以
 有以知晉平之不姦終之矣
 附錄左傳與之夷儀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
 遂入之陳城遇賈獲載其妻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
 舍而將之陳城遇賈獲載其妻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曰載
 朝子展執器陳侯免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曰載
 俘而日出祝袂社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而致地乃還
 高氏曰去秋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
 奪其會觀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
 有禮者也故春秋所載入楚之廬陵李氏曰子之入陳以
 入陳與子國子耳之稱人據左氏所
 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減之詞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齊成故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莊氏曰稱同
 盟齊亦與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

重直龍反

成故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
 重丘特書曰同盟陸氏曰重丘之言諸侯間有事也震氏
 罪之深按二幽之盟諸侯將以討齊之惡孰大於是即其
 命也重丘之盟諸侯將以討齊之惡孰大於是即其
 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齊也故曰是即其
 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曰此盟書同與重丘同盟義
 一惡無嫌於同注氏曰此盟書同與重丘同盟義
 穀梁於何休所謂同注氏曰此盟書同與重丘同盟義
 楚今以左傳考之去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
 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也齊使
 服齊亦所以楚師也楚子伐鄭以救齊也齊使
 之政再合諸侯也二合大夫始此十年澶淵昭元年
 淵再合諸侯也二合大夫始此十年澶淵昭元年
 號三合諸侯也二合大夫始此十年澶淵昭元年
 大夫也

附錄

左傳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注氏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
 曷為不言入于衛諉君以弑也杜氏曰晉愍衛術失
 國使衛分一邑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
 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
 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
 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
 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
 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此類是也言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
名實相亂乎曰衛侯剽也
所當立者故所當入者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名曰突
有三而後弑其也入也者陳氏曰衛侯剽也
予奪美春秋不沒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焉
也剽公羊云國非君以弑也而正也
廬陵李氏曰國非君以弑也而正也
以弑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遠子馬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孟帥左師以居其間七日子木曰子木伐之及離城孟帥左師以請乃可以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禽也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遂圍舒鳩舒鳩潰入楚
其軍簡師會之吳人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
滅舒鳩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
人滅國之罪蔡書曰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
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
滅不書大夫者吳也注氏曰舒鳩偃姓子爵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卒也干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

名取卒之名加也古者大國過小邑門邑必楚也其請

以禮也吳卒子謂也楚者至巢入其門武備非射吳子有矢

罪也楚卒子謂也楚者至巢入其門武備非射吳子有矢

巢之反舍而卒古者請罪非吳子之事必自武備非射吳子有矢

巢南國也居巢城曰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

時巢蓋服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

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

之自輕而見殺也樊始通於上國爭強於楚而喪

自取於匹夫是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

則不馳若馳車則害人或多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

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

飾城而請罪也范氏曰闕致師之意汪氏曰春秋書

附錄左傳楚子以城舒鳩賞子程木辭曰先大夫為

甲寅

靈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年齊景公

過門于巢卒
兩幾之也
楚子以城舒鳩賞子程木辭曰先大夫為
然明問之為政也對曰吾產見喜以語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鷹鷂之逐鳥雀也對曰吾產見喜以語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吾產見子而產曰政如農功日見其思之矣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終朝夕而產曰政如農功日見其思之矣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子聞之曰公而產曰政如農功日見其思之矣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子思謂之曰公而產曰政如農功日見其思之矣子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困書曰其終不恤其後矣將謂我躬不說喜許之其後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君其何定以風夜也思其後矣將謂我躬不說喜許之其後太叔且者誅之始知
可哀弗哉乎必免者舉棋不寧子而敬君終不終如以不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
不結

十(陳)十二(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
八(陳)哀二十三(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
三十(楚)康十三
是餘祭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
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也當御三叔向不
向曰秦晉不和和以事幸而集晉國之叔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日之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御也拂衣從之無私子常易之
曰晉其庶乎吾臣之德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早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
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壬三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四妙反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辟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
信臣言不免敬如曰鮮雖復辟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
與甯喜言甯喜曰寡人遂行告遠伯與甯喜言曰故公使
子鮮祭則寡人遂行告遠伯與甯喜言曰故公使
甯氏祭則寡人遂行告遠伯與甯喜言曰故公使
不可獲罪於兩君天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死無日矣悼子鮮亦見公於夷儀
夫曰君淹恤在死無日矣悼子鮮亦見公於夷儀
子鮮在何處多而能亡於我悼子鮮亦見公於夷儀
以孫文子蒧在死無日矣悼子鮮亦見公於夷儀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與甯喜言曰故公使
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伯與甯喜言曰故公使
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殺其君剽立之喜也君
甯正也殺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言罪之君
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
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

又未有說悅焉何氏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劉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
未喜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
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范氏曰父
則子宜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
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劉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
君之審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
殖也則何為於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
剽也然則為審殖者宜柰何宜乎效死勿聽爾夫
據國之使而享其祿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
全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
氏曰經於術之出不以名書是位未嘗絕島為
書喜弑剽夫為人臣之逐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
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
餘年矣其殖可以反易者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
如天冠地履不可易也殖之命其子乎君臣之分

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示天下後世使知
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襄陵許氏曰君臣之
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分一正而不可復易
此聖人所以定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前漢書霍光傳昌邑王既
諫不變光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宗廟狀太后召王聽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孫病
已即皇帝位嚴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病
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
敬悼况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通鑑魏
公紀正元年司馬師廢帝為即陵公大宰中
乘車凡三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桓彝傳咸和
二年彛為宣城內史蘇峻與通和以紿禍彛曰
縣其長史裨惠勤史蘇峻與通和以紿禍彛曰
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將
晃進軍攻彛固守經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
年城陷執彛殺之

之旨矣家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弑君之罪也
劉氏曰穀梁云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門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竟

之而巳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讙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外之臣矣對曰臣知罪矣臣有居者臣不能忘其死乃行從外之臣矣對曰臣知罪矣臣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外之臣矣對曰臣知罪矣臣此諛君以試也其言則曷為不言剽之曷為不言剽之立於是以未嘗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曷為不言剽之梁彘日歸見知弒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

據士背君之罪也趙氏曰凡據士背君曰叛廬陵

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莊氏曰射也臣之祿君

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背國猶為叛也
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林父實逐之背國猶為叛也
此諸大夫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
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甲午

人成之不書以戚入于晉者正名其惡陳氏曰宋
 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
 季札而後書叛宿於戚聞鍾聲焉春秋之季家有藏
 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凡叛者有不
 書必卿佐而後書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皆不
 書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
 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
 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杜氏曰淹恤困
 於心衡音橫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
 國失信魚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
 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
 棄之重歆其強於為善之意也張氏曰春秋名術
 公子瑕名之同意然孫氏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其君
 成公術為甚矣孫氏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其君

剽後言甲午衛侯出奔前年入夷儀今見術待而歸
 也十四年術出奔前年入夷儀今見術待而歸
 復歸則此待術而歸也杜氏曰書歸則易辭也喜
 其不則此待術而歸也杜氏曰書歸則易辭也喜
 李氏曰術與之入夷儀與突之入錄同甯喜之殺
 而術與之歸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
 喜與突之歸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
 而術與之歸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與傳殺
 矣然魯鄭之鄰國不書言既入于之為忽則畧也
 復國亦鄭之鄰國不書言既入于之為忽則畧也
 夷儀亦鄭之鄰國不書言既入于之為忽則畧也
 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同何則以君國矣是
 忽不書殺子壹不書殺子會于同何則以君國矣是
 知術之已定也杜氏曰書殺子會于同何則以君國矣是
 故術之已定也杜氏曰書殺子會于同何則以君國矣是
 復國于鄭見此而後書復歸何術知術知術知術知
 得國也杜氏曰書殺子會于同何則以君國矣是
附錄左傳此說雖亦未甚合姑備一而後說
 擊文子曰晉之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
 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

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兩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也臣以下降殺以禮也臣之位在四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不知政矣讓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不失禮讓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家氏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不知自反之黨叛臣謀也衛人伐戚殺晉侯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偕橫倒行逆施卒以比失諸侯

附錄

左傳遂侵鄭五月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師戰敗穿封戌因皇頡頏公與之爭之出與楚州犂伯州犂曰戌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正於君之貴介弟也何不知其手上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怒抽戈逐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頏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弗從逐行秦人不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不書後也鄭氏六十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氏六十與孫氏趙武如晉會之晉執而囚之竊喜北宮遺使先齊以歸衛侯故如晉晉執而囚之竊喜北宮遺使先齊以歸衛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縑衣叔向命晉國景子相齊侯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晉侯拜二君曰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盟主也今為臣執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趙文子文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地近戚胡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氏曰澶淵
衛地近戚胡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氏曰澶淵
武伯為衛侯故如晉即鄭良霄不與所傳誠有未盡助
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鄭良霄不與所傳誠有未盡助
矣家氏曰晉平侯之故如晉即鄭良霄不與所傳誠有未盡助
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此會率天下之為晉自悼公獎大
夫以其君也霸者無他主此會率天下之為晉自悼公獎大
受其弊今其君而據邑叛君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
父平固甚愚亦父何利而交為此由亂以諸侯各剖分私
羽翼而諸侯之大夫何利而交為此由亂以諸侯各剖分私
會地僅四國之大晉之唯魯公為季氏所驅而懷憤嫉
晉卿不書四國大夫之唯魯公為季氏所驅而懷憤嫉
自重立之其後五合大晉之用事者為季氏也陳氏曰晉
夫既自合澶淵其權委之大晉之唯魯公為季氏所驅而懷憤嫉
此年會澶淵其權委之大晉之唯魯公為季氏所驅而懷憤嫉
千宋合夷夏之盟而則不恤蔡宗周而私父之賊于諸
霸之誦澶淵謀宋災而則不恤蔡宗周而私父之賊于諸
仍讀舊書而後先楚是皆悖上義君內外之於晉
雖能假勢而後先楚是皆悖上義君內外之於晉
霸自是衰矣○左傳云趙武不書尊公也若

然良霄何之不與經合乎又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食之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
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伊戾為太子
美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伊戾請野人之
師而往伊戾請野人之
公使往伊戾請野人之
事君乎也惡之不敢遠共其內臣請將也為亂既與楚
貳心乎也惡之不敢遠共其內臣請將也為亂既與楚
坎用牲如書徵之而外莫共其內臣請將也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書徵之而外莫共其內臣請將也為亂既與楚
信有焉問諸大夫與我左師何求對曰固欲聞之公使視之
太子曰唯問諸大夫與我左師何求對曰固欲聞之公使視之
死矣左師聞之也免與我左師何求對曰固欲聞之公使視之
子公徐聞其罪也免與我左師何求對曰固欲聞之公使視之
者問之對曰君夫人也烹之語過期乃縊而公使視之
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也烹之語過期乃縊而公使視之

四

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年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曰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也夫小人之性寡昧於一不來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寡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馬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禍以足其性而求名馬者非國家之利也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酉入南里墮其

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汪氏曰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年侯不救楚是以得志於鄭二十四年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楚未服於楚知晉不在諸侯而復為大陵駕之卒楚矣練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使請事封曰平公士起將歸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喪舊○齊人城遂袞我高其夏齊烏餘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取之能治也及趙文子取邑于宋於是文子卒諸侯弗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弗歸之餘公曰諾孰可也而使也封曰胥梁帶能无盟主也請

使
姓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七終

